


 刊头摄影:杨国美
 题字:赵守阳

和谐之声

夏天的红番茄

○朱乃洲

夏天到来,我忽然发现菜地里有一个番茄露出了红色,心里一阵高兴,这是番茄快要成熟的标志啊。从春到夏,番茄经过两三个月的精心栽培,终于见到了成果。

我非常喜欢吃番茄,喜欢它那酸酸甜甜的味道。以前我都是买番茄吃,可慢慢发现,从附近菜市场买来的番茄越来越不好吃,特别是那种在冬春季销售的所谓反季节番茄。

有一次去菜市场买番茄,看到的番茄都是鲜红鲜红的,像是熟透了似的。可把这些买回家切开一看,里面有一半是空心的,没空心的部分青白相间。这样的番茄,如果生吃,吃在嘴里又硬又实;如果用来烧汤,还要煮一段时间才能煮烂;如果不吃放在那,估计十天半月也不会坏掉。

会坏掉。

正是有这样那样的担忧,我每次去菜市场买番茄都要问卖番茄的人,你家的番茄有没有打药水?有没有用催熟剂呀?人家肯定地说,没有没有,都是自然成熟的。我心里似乎才得到一丝安慰,最后犹豫不决地买点番茄。

后来,我把家里的菜地专门划出一块种番茄。每年清明前后,我或是买番茄种子播种,或是买番茄苗栽种。

番茄其实是一种很抗菌抗病虫害的植物,在它的生长过程中,我基本用不着打农药。即使有时番茄生了一点病虫害,我只要加强肥水管理,病虫害也会自然消灭。到了番茄成熟期,我就不用催熟剂、膨大剂之类的药物,任凭番茄自然成熟。

当然,在等待番茄成熟的时候,我的心情往往也会有点着急,天天都要跑到菜地里看一看瞧一瞧,有没有哪个番茄露出了红色。哪怕是看见有番茄露出一个红点,心里陡然高兴起来,还默念:快了,快了,番茄快要成熟了。

当番茄的红色从一点慢慢地扩散到整个番茄时,我期待的心情也跟着越来越浓烈了,巴不得马上摘下它吃起来。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必须要给番茄一定的时间,让它渐渐沉淀,让它渐渐告别羞涩,让它完全红透,才能品尝到酸酸甜甜的番茄真味。

终于等到第一个番茄彻底地成熟,我小心地把它摘下来,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抚摸,就像在玩一个珍宝。把番茄用水一洗,张大嘴咬上一口,顿时酸酸甜甜的滋味

从口腔洋溢到全身。

家里长的番茄我比较喜欢生吃,夏天把它当成每天都吃的水果。当然,将番茄跟鸡蛋烧汤又是另一番滋味,酸甜润滑鲜美、沁人心脾。我几乎每天都要烧番茄鸡蛋汤,喝上一大碗能解渴解乏有精神。

我查阅过番茄的一些知识。番茄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、维生素及矿物质元素。常吃番茄能健胃消食、生津止渴、清热解毒、降压、利尿,可以预防血管老化,改善血管功能等。这让我更喜欢番茄。

从夏天第一次吃番茄,能一直吃到霜降节气的到来。这段日子,因为有番茄吃,因为是自己种植的番茄,简单的生活里多了一种味道,多了一份快乐。

往事如烟

农忙假

○陈俊江

我对“麦口里”印象最深的,是拾麦穗和放忙假。

拾麦穗大多是学校组织的集体劳动。老师提前通知,各人带好劳动工具。拾麦穗靠一双手,谈不上什么工具,就系个“围腰”或者挎个竹篮子。拾麦穗各人都干过,也不用培训,就记住老师提的要求,“吃苦耐劳,颗粒归仓”,我们的队伍就奔赴生产队某一片麦田。

麦穗很轻,拾麦穗这个农活说来很简单,简单却不一定轻松。麦子有芒,尤其大麦,麦芒很尖,还有倒刺,划到皮肤,会疼,会痒,有的人还会红肿。收麦时,天已热,在骄阳下的麦田里跑上几个来回,就口渴难耐;汗湿的衣服沾了麦芒,针捣芒戳,很不爽。

最忙的时候,乡村学校会放半个月的假,谓之“忙假”或“农忙假”。学生能忙啥?学生忙不了多少农活,但是总能给忙得饭都顾不上吃的大人做个小帮手。小孩子为农忙做后勤,古来有之。唐朝白居易是这样写的,“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,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”“丁壮”忙活,“童稚”就跟着“妇姑”给他们送水送饭去,全体总动员。不只是送饭,小孩子还可以做饭,煮麦糝子饭,炒新收的洋葱,烧青菜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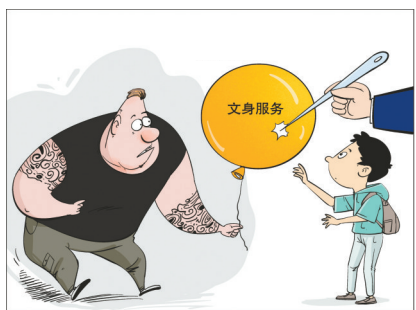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有时也会成为“前勤”,半大的“丁壮”,直接走上一线。“翻场”这个活是干得动的,我就干过不少。就是打好的麦子平摊在场上晾晒时,拿个木锨给麦子“翻身”。一场麦子要晒上几个好太阳才能囤积入库,自然就要好多“翻场”。

这样的翻晒经常是在午后大太阳下,人晒得冒油。就在这午后,有时会遇到“抢场”。“抢场”可谓最紧迫的劳动,真是一场突击战。麦子铺满场,晒得好好好,一阵风过,云头直涌,雷暴雨要来袭,这还得了!负责看场的人立马敲锣呐喊,号令集结,有人丢下吃了一半的饭碗,有人从瞌睡打盹中惊醒,众人从四面八方奔赴场上,合力“抢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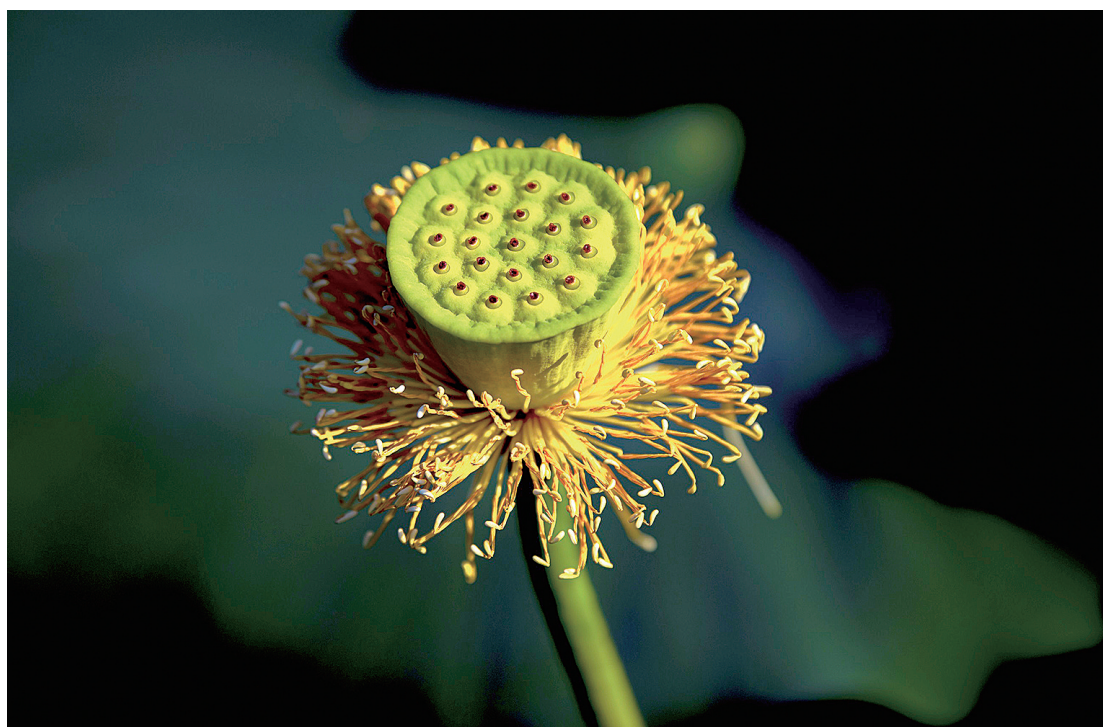
“抢”什么呢?“抢”我们刚刚还在翻晒的麦子,“抢”粮食品质。男女老少齐上阵,各式工具舞起来,人多工具少,工具不够板凳凑,小板凳倒地平放也能当个推板用,三下五除二也能把平铺的麦子推成堆。“抢场”讲不了风度,要的是速度。大家手推肩拉忙成一阵风,前脚刚把麦子聚拢,刚用油布、草捆子把粮堆苫上,豆子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。看到粮食大体无碍,众人摘下竹笠草帽,抹抹脸上的汗水雨水,咧嘴一笑。

收麦栽秧的农活是好多年没有做过了,我一度以为麦子早就淡出了视野,却原来,心田里一直风吹麦浪。

漫画



任何企业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,不得胁迫、引诱、教唆未成年人文身。
勾建山 作


 莲心独白
 徐群摄

心有余香

蟒蛇河畔

○郭玉霞

平凡人生

盐渍之夏

○张义奇

学生时代每逢暑假,无疑是我充实、辛苦而快乐的时光。在帮母亲侍弄庄稼、听收音机里名家评书、做自己爱吃的饭菜之外,才会拿起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……古诗云:“立夏秤人轻重数,秤悬梁上笑喧阗。”别人言“苦夏”消瘦,我却是徒增六七斤体重。

夏天出汗多,腌瓜子、炆小瓜、盐水蚕豆等物是老家的美味。暑假的晨,母亲往往5点前就到田里劳作了,喷农药、挖猪草……10点多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,一身汗水回家吃早饭,就着咸瓜子喝几大碗糝子粥。那时一日三餐两顿粥一顿饭,酷热难挡,早晨和中午是杂粮粥伴咸咸的摊面皮或小麦面饼果腹耐饥。晚饭则有粥有饭,且粥多饭少,如果是中午剩的粥了,就加上韭菜烩一下再吃,这算是个小智慧。晚饭当是一日三餐中最“丰盛”的,因为每天下午4点多,我们兄妹都要跟母亲去田间劳动的。

新洋河畔,绿意盎然,笑语盈耳。我们或弯着腰,或蹲着,或匍匐向前,在黄豆田里,在花生行间,在棉花田中拔草除杂、松土施肥。天气闷热,蚊虫飞舞,汗水迷糊我的双眼,但因为赤膊而无法抹擦。一行又一行,从南头干到北头,兄妹三人你追我赶。夕阳西沉,渔歌悠扬,我们干劲更足,一俟完工就“扑通”跳到河里,尽情享受凉水澡。夜幕罩大地,我们吼着歌回家做晚饭,母亲淘米煮饭,弟弟炒蚕豆、炆小瓜,妹妹扫场地、搬桌凳,我则娴熟地切南瓜、摘豆角烧个酱焖“农家宝”,母亲还拿出“私房菜”,即马齿苋水拌蒜泥……月华如洗,微风徐拂,我们围坐室外的场中央,贪婪于一日之中最丰富、可口的晚餐,

最抢手的是炆小瓜,最早光盘的是凉拌马齿苋。

读初中的一年暑假,我们邂逅两次美味晚饭。一次是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城里的漂亮姐姐,她是受其父母委托专程来探望我母亲的,她父母下放时住在我祖母家,与我父母成了至交。那天下午我们很早就开始忙晚饭,买鱼虾,泡乌子,煮纯大米饭,还用微波炉烙饼。漂亮姐姐笑盈盈、大方地问我母亲:“七妈,还有小鱼干吗?我蛮喜欢的!”“有!有!有!”母亲不迭声地回应,立即搬凳子取下悬在房梁下的鱼干子。漂亮姐姐挽袖动手,做了一道花生仁烧鱼干的美味,甜入口咸收口,让我至今回味无穷。

现在我在苏南工作,说到吃时总会惦念黄海之滨家乡那特有的“盐”味。

生活素描

吃剩菜

○朱海涛

“妈,这个昨天的青菜别吃了,绿叶菜过夜了不好。”“没事,昨晚刚烧的,你们不吃放那由我。”居家过日子,一日三餐,难免会有剩菜剩饭。现在人讲究健康,很多人都把剩菜直接倒掉,但吃剩菜的习惯在我家却一直延续着。平时,哪怕饭菜只剩下很少的一点,父母也舍不得浪费,第二顿热一下继续吃。

这还不算,自家请客打包剩菜也就罢了,有时亲友请了到饭店吃饭,看到一些菜没怎么动,父母都要张罗着各家打包带回一两个,对此,我们一直很反对。但他们口头应承,下次依然照办不误。对打包回来的剩菜,父亲都精心用食品袋或餐盒分类装好,标上食物名称,近期吃的放在冷藏,暂时吃不到的则放在冷冻,吃一包拿一包。现在家里一个双开门大冰箱,一大一小两个冰柜,经常塞得满满的。

其实,我家这种不浪费食物的习惯由来已久。

“碗里的饭要吃得一粒不剩,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……”小时候,老一辈会用“浪费粮食响雷打头”来警示我

们。父母则经常给我们打比方,讲道理:“一粒米,七斤四两水。一粒米从播种到收获,不仅要水,还要农药、化肥,你看要花多少钱,农民伯伯要付出多少劳动和汗水。”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,要养成节俭习惯,珍惜劳动果实。”记得小时候吃玉米糝粥,最后都要用舌头把碗里的玉米糊舔一圈,或学着大人用手指头刮得干干净净。那时家里没冰箱,夏天粥放一晚常常就发酸了,父亲就把粥全部包干,兄弟俩常笑说“爸爸的肚子像个泔水桶”。

“剩菜剩饭吃下去对身体不好。”每次看到父母吃剩菜,我们总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提醒。虽然父母当面点头答应,但是真要倒掉剩饭剩菜的时候都是不肯。近年,父母年纪大了,消化功能弱了,有时多吃一口也不舒服,但剩饭剩菜即使热了又热也要吃完。

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,成长在国家困难时期,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和特殊年代。当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,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,那时候吃糠咽菜,野

菜、野果都成了充饥之物,胡萝卜缨子拌点麻油,豆腐渣饭对他们来说都食之如饴。听母亲说,那时口粮短缺,物资匮乏,一个成年人24斤的计划粮,还要搭上山羊干、玉米糝、豆饼等杂粮。这点计划内的口粮哪够填饱肚子,于是,每到收获季节,母亲就挎起竹篮,随外婆去捡拾收割后掉在田里的麦穗、黄豆、玉米。那田野里的芥菜、马齿苋、野芹菜、小蒜等等,挑回去或煮饭煮粥,或凉拌清炒,或煮汤喝,不管味道如何,只要能填饱肚子。

那时,父亲正在上小学,小学每月计划粮供应只有18斤,早上一两粥,中午四五两饭,晚上一两粥。早上第一节没上完,肚子就饿得咕咕叫,到二三节课时眼睛就冒金花,前胸靠后背,走路都走不动。所幸班上同学带些胡萝卜干、山羊干、豆饼等,有时给父亲一点充饥。中午饭,父亲连一分钱的青菜汤都舍不得买。晚上一两粥,上床睡觉前肚子就饿了,实在没办法,起来喝点水继续睡。

父母这代人感受过什么叫饥荒,真实体验过食物的珍贵。所以,无论是在穷困的年月,还是在后来富裕起来的日

子里,他们始终坚持克勤克俭,谨守“家有三斗粮,不当孩子王”“细水长流,遇灾不愁”“省吃餐餐有,省穿日日新”“倒下的剩饭,流走的是血汗”的家规训诫和形成的习惯。把节俭融入骨子里的母亲,不仅是一点剩饭剩菜不浪费,到现在还有缝缝补补的习惯。袜子破了小洞,用钩针丝线补起来,衣服裤子哪里破了,从平时收集的零碎布料里,裁剪下一朵小花、一个小动物或卡通的图案,缝补在破损处,既美观又大方。

说实话,不赞同父母吃剩菜,是怕对他们身体不好,既然改变了他们的习惯,后来,每次回家吃饭,我都主动吃剩菜。其实,回顾这些年的生活习惯,父母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早已影响了我们。平时,家里剩菜只要不坏,我都把它们消灭。

如今儿子也笑我是“泔水桶”,我想,他总有一天会明白,不管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还是将来,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艰苦,不要忘本,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美德,是一笔宝贵的财富,要继承,更要坚定不移地付诸行动。